

汝城理学印记

刘建清

周敦颐于宋皇祐二年至至和元年(1050—1054)在桂阳(今汝城)任县令,此时是其理学思想孕育、形成、成熟的重要时期,经过多年探索,逐渐形成了濂溪理学思想体系。在近千年的历史中,濂溪理学对汝城影响深远,汝城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濂溪理学印记。

湖南汝城城西五里,山间盆地中有一村名为朱家湾,耒水河在此蜿蜒如S形贯穿村子。周敦颐以水分土,立见阴阳两半,S形的南边地势较高,为阳;S形的北边地势较低,为阴。一幅天然太极图跃然眼前,他辨机悟道,蕴思出《太极图说》,成就了阐释天、地、人的哲学鸿篇,萌生了理学架构,以此为引信,引燃了理学之火。

理学是一门哲学,濂溪理学的哲学思辨观点,最重要的体现在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中。《太极图说》用“无极”“太极”“阴阳”“动静”“三界”“四时”“五行”的辩证关系,一方面揭示自然界万物产生、发展、变化、相生相克和消亡的原因和规律,它代表濂溪理学的世界观;另一方面,以其“五行之气感动而生善恶”,揭示了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,使濂溪理学所主张的社会观有了自然世界的依附。也就是说,精神世界有了物质的结合,从而使其所倡导的理学社会规范具备了有理、有据、有形的根,使理化学说成为千百年来普遍信服、认同的理论。

汝城濂溪书院始建于宋宁宗嘉定

十三年(1220年),初建于县署大成殿侧,名濂溪祠,以祀周敦颐。明洪武六年,复建濂溪阁于县厅之东,置肖像祀之。明成化年间,构楼于爱莲池上。明正德年间,改建于县西南桂枝岭麓。明嘉靖三十三年,增建讲堂学舍,正式命名为“濂溪书院”。清初被毁,清嘉庆九年,在县西约一里的金凤岭重建濂溪书院(即现址)。800年来,濂溪书院虽九易其址、四更其名,然薪火相传保存至今。汝城以濂溪书院等4个书院为理学教育大本营,广泛而深远地影响了汝城的文风、官风和民风。

汝城古祠堂有710多座,可以说是村村有祠堂,族族有祠堂,而且建筑精美,文化气息浓厚。许多古祠堂的大门两侧或大堂上,都有“忠、孝、廉、节”四个醒目的大字,且都为大理学家朱熹手迹仿体。汝城古祠堂无不把理学的思想教化作为根本。在祠堂命名上也尽显理学精义,如“敦本堂”“叙伦堂”“五礼堂”“三省堂”“克复堂”“五经世第”等。一些古祠堂的堂联也尽显理学内涵,如马桥乡外沙村“大保第”联云:“考亭理学源远流,恭简助猷德泽长。”其巧妙地把朱熹和朱英这两位理学大师、理学家名臣连为一体。土桥镇周家村周氏宗祠联云:“国勋已见排诸日,家学曾经授二程。”其把周敦颐倡立的理学尊奉为家学,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亲切、更值得崇尚的呢?汝城古祠堂秉承理学教化宗旨,将“仁、义、



汝城古祠堂(先锋周氏祠堂) 华军平 摄

礼、智、信”阐释教化得非常具体。

千百年来,受周敦颐“爱莲(廉)守拙”、朱熹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的思想影响,自宋代以来,汝城出官多忠直廉洁,“崇理尚德”始终是汝城精神之魂。他们忧国忧民,耿直忘我的事迹仍为人们乐道。在永丰乡先锋村,有一座古祠堂叫“韶谿第”,其门楼两侧楹联为:“世德千

秋重,君恩万代荣。”门楼斗拱正中镶嵌一块“圣旨”牌,这是为纪念朝廷旌表周氏九世祖周如尧义举而建。明成化十八年,天下大旱,饥荒四起,周如尧捐粮千担赈灾济贫,皇帝特颁圣旨将周氏朝门谕为“尚义门”。(作者系湖南省汝城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)

山月伴归

尹奇军

是的,是山月。我的心中浮起这个词,就好像是浮起了许多陈年往事,童年的山村,月下玩耍的伙伴,还有那些听不完的故事;成长的山径,一道又一道的山梁,终于走出大山的喜悦与失落……

是的,是我久违的山月。江月是她姐妹。与江月比,她多了一份山里山外的野趣,少了一份江头江尾的缠绵;多了一种大方自在的风姿,少了一种凭水韵叹的雍容。

山月活跃在樵歌的歌声里,在山路十八弯中蹦跳;江月坐在挂帆远航的船头,横笛吹醒烟花三月;山月在山寺晚钟中沉默,在老和尚的偈语中深思;江月在桨橹声声中低唱,在萋萋水草间漫游——她和她,都在我们永远的美学词典中,那样鲜活,那样魅力闪烁,醉了一个民族几千年呀!

今夜,有山月相伴,再远的路,也不寂寞。

唐诗素描



夏日的清晨,早餐后泡一杯清香的绿茶,开始一天的工作。袅袅茶香里,顿觉神清气爽。

饮茶讲究四季有别,曾有“夏饮绿,冬饮红,一年到头喝乌龙”的说法,也有“春饮花茶,夏饮绿茶,秋饮青茶,冬饮红茶”之说,想来很有道理。夏季骄阳似火、酷热难当,饮绿茶,可以消暑解热、止渴生津。绿茶的名称也充满了诗意:西湖龙井、碧螺春、黄山毛峰、庐山云雾、君山银针,似乎每一个名字都散发着茶香,透着禅意。

悠长的夏季里,一杯绿茶相伴读书,更是一种绝美的享受。有意思的是,古人喝茶多与田园生活扯在一起。唐代诗人白居易作《即事》诗:“见月连宵坐,闻风尽日眠。室香罗药气,笼暖焙茶烟。”他晚年的生活,回归田园,看月听风,品茶喝酒,甚是闲适;唐代诗人李商隐的《即目》:“小鼎煎茶面曲池,白须道士竹间棋。何人书破蒲葵扇,记着南塘移树时。”摇着蒲葵扇一边下棋一边喝茶,是何等的悠闲惬意;晚唐诗人曹邺在《题山居》中写道:“扫叶煎茶摘叶书,心闲无梦夜窗虚。”山居岁月,有茶心便闲,令人向往。

晨取白玉瓷杯,泡一杯龙井,看着一撮茶在杯中慢慢嫩绿、舒展,像一幅素雅的水墨画,脑海中仿佛浮现山野的露水、缭绕的晨雾、明媚的阳光。细啜慢品,一天的好心情也油然而起。

中午,泡一杯清新的碧螺春,放两片新鲜的薄荷叶,看着碧螺姑娘在透明的玻璃茶杯中慢慢地舒展开裙裾,然后站在薄荷叶上踮起脚尖跳起曼妙的舞蹈,舞到正酣时,已分不清哪些是茶叶哪些是薄荷叶了。

入夜,白天的烦躁逐渐沉寂,奔走劳碌了一天的脚步停歇下来,坐在阳台花间,沐浴着如水的月光,取紫砂的茶具泡一杯峨眉山佛芽,白天浮躁的身心在袅袅茶香的熏陶下,慢慢平静下来,顿觉心情

歌之娄底

谭周易

今年仲夏,由中国音乐协主席赵季平带领,“那山那水那人——美丽娄底”全国原创歌曲大赛采风团来娄底采风。作为此次活动的一名工作人员,我陪同采风团走进娄底的山山水水,一起感受了美丽迷人的娄底。

首站,我们从娄底城区出发,奔赴涟源的湄江。湄江我曾去过多次,这一次去却感受到了湄江别样的风情,美丽的“十里画廊”张开它那有力的双臂,热情地欢迎着我们;多情的塞海湖水,轻轻荡着涟漪,对我们漾出甜甜的笑脸,还有湄江纯净的民歌声不时在山水间飘荡,吸引着我们前进的步伐。在湄江的仙人洞府,美丽的山姑们唱着动人的民谣,宛若清风细雨,给炎热的夏季送来一阵阵清凉。行走间领略到的一道道美不胜收的风景,宛如一曲动人的旋律,冲击着音乐家们的眼睛与心灵。大家纷纷表示,要以音乐的形式将这里的美表现出来。

经过一晚的休息,第二天我们来到曾国藩故居——富厚堂。走进富厚堂,正堂内悬挂着曾国藩亲笔书写的“八本堂”金字匾额,中厅的墙上悬挂着“太子少保”“勤高柱石”等牌匾,突出体现了主人的显赫功业和重要地位。整座富厚堂充满了浓郁的耕读文化气息,行走其间,仿佛走进了耕读传家的岁月,又仿若听到一首中华古谣,穿透晚清历史的风尘,让我们从中领悟到前人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使命情怀和“立功、立德、立言”的人生追求。敬仰之下,宋小明老师当场挥毫写下“三湘大地 人杰地灵”,表达了音乐家们对曾国藩的崇敬与赞叹。

第三天,我们来到了风景秀丽、神秘变幻的梅山龙宫,那里惊险莫测的水流,留下了大家的欢呼与惊叹,玉皇天官、峡谷云天等巨型钟乳石美景,令人不得不为大自然亿万年的鬼斧神工而叫绝。随后,大家来到新化的紫鹊界梯田,迎接我们的是一场清凉的大雨,洗掉了这几天的炎热与风尘。站在山峰上望去,紫鹊界的梯田如盘、如带、如月,风光旖旎,变化万千,宛如孔明布下的八卦阵,充满着神奇和壮观。大家不由地猜想,是谁雕刻了“青梯万级搭青天”的梯田?我向音乐家们讲述,有着2000年历史的紫鹊界梯田,是中国苗、瑶、侗、汉等多民族历代先民共同劳动的结晶,是山地渔猎文化与稻作文化融合的历史遗存,是古梅山地域突出的标志性文化景观,传承了紫鹊界先人攻坚克难、艰苦奋斗的精神,更是紫鹊界人心中一直信仰的精神图腾。听到这些,音乐家们连连称赞紫鹊人不简单。

当晚,在紫鹊界演艺中心,各位名家在欣赏了具有浓厚梅山文化底蕴的武术、傩戏、山歌等原生态民俗文化表演后赞叹不已。他们表示,这几天已在火热的采风活动中,感受到了娄底如梦如幻的自然风光,领略到了源远流长的梅山文化、经世致用的耕读文化,认识到了民俗文化的精髓,他们的艺术创作有了更多的生活底气和灵气。

娄底就是一首歌,一首多情、古典、高雅而又充满奋进、激越、昂扬的歌,这首歌正响彻娄底大地,歌唱着新的传奇!



涟源湄江美景

把酒临风送友人

曾 冬

导读:用朴实的语言,表达了作者对友人深挚的惜别之情。

清晨,一场细雨沐过天空。在长安西北部,渭水北岸,小城的古道边,那些飞扬的尘土终于安静下来。只有诗人的心情,被这场不期而至又无法躲避的雨打湿。

新柳是一些青青的睫毛,铺满了旅馆的四周。每一根长长的枝条上都缀着一颗晶莹的泪珠。时光如水,流过快乐和开怀的岁月。往事越走越近,越濯越清。

醉眼朦胧中,又举起那斟满了酒的杯子。从今以后,真的不知会是一些什么样的日子,不知是不是还能和你尽兴地把酒临风和诗吟唱。

往西走出阳关,是茫茫的戈壁和缥缈的未来。也许,这一生中,很难再有机会见到曾经的朋友和洒满离情与思念的渭城了,以及这座绿荫中的客舍,还有在微风中轻轻起舞的柳丝。

想起这些,诗人止不住又流下了伤感的眼泪。

绿茶泡夏

梁惠娟

轻快、灵魂轻盈。正如唐代诗人钱起在《与赵莒茶宴》中所说:“竹下忘言对紫茶,全胜羽客醉流霞。尘心洗尽兴难尽,一树蝉声片影斜。”一杯茶,是可以洗涤尘心的呀!品茶即悟道,既悟茶的味道,更悟生活的味道啊!

一杯绿茶泡着的夏天,充满了馨香诗意。



梦回故乡

郁群

周末,和一群爱好山水的朋友去大山深处徒步,一路青山绿水,村庄人家,忽地就撩拨到了我记忆深处的乡愁。说到故乡,我的心就会生生地痛。我已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,也是个无老家可以回的人。说真的,我不知该如何说我的故乡,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我老家,因为纠缠在我记忆里的老家有两个,一个是在现在的沅水下100米处,如今早已是鱼虾的天堂;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末因五强溪水库移民,复制在原来村庄的半山腰上的,可是2004年的一场意外天灾,这个复制的老家被一场泥石流冲得七零八落,我的家人和乡亲们一起举家外迁。

那沉入水底的老家,是一栋古老陈旧的吊脚楼木屋,屋前有一棵柚子树、两棵李子树;屋后是沅江,江水碧绿澄净。小时候,我经常坐在屋后面的楼廊上看江上船来船往,生发出许多稚嫩的想象。最喜欢的还是春夏之交沅江发大水的时候,水可以漫到我家的吊脚楼下,哥哥砍竹子做钓竿,站在我家的楼廊上钓鱼,我就欢呼雀跃地在装满小鱼、小虾的木盆子边玩耍。外婆则坐在堂屋的门口,手边总有些缝补不完的衣物。外公一年四季在门前柚子树下的菜地里忙活。一只狗,一群鸡,屋前几畦整齐的菜地,屋后的吊脚楼廊,是我对水下老家最温馨的记忆。

还有一条流淌在我记忆里的小溪。小溪离我家不远,溪水在我家屋后与沅水汇合,那溪水透亮透亮的。溪里有一种鱼,我们叫它“花笔尾”,用普通话讲应该是“花被子”,因为那鱼背上有一道道彩色的花纹,像漂亮的被套面子,甚是好客。那鱼好像长不大,我记忆中它们一直就两三寸长。它的肉质十分鲜嫩,不管是煎炸还是做汤都十分鲜美,那种味道现在还记得。

溪的两岸是成片的油茶林,每年三四月间,那高大的油茶树上会结一种叫茶泡的空心果子,吃在嘴里甜中带有一股树木清香的味道,在那个苹果和香蕉都很少见的年代,茶泡可是我们农村孩子的圣果。同一季节还有一种刺树上生长的叫三月泡的小果子,颜色鲜红,味道极甜。记得那时,一放学回家,满满山都是孩子,摸鱼儿的、放牛的、扯猪草的,各人有各人的事做,闲了就去山上摘泡子吃。有时贪玩久了,就有东家牛吃西家菜的状况发生,回家挨大人一顿臭骂,可是第二天又都忘了脑后去了,继续做着自己快乐的事。

我对水下老家的回忆,大多是和吃有关的记忆,也许因为那时我还是个孩子,孩子的记忆都局限在一些吃和玩的上面吧。上次我们徒步,路过一个叫岩罗的村子,满山都是三月泡,队友们欢呼着停下来摘泡子吃。我也摘下几颗,含在嘴里,瞬间就有酸酸甜甜的回忆从心底泛起,我突然就想起了那条小溪,

想起了那一片油茶林,想起了当年和我一起捉鱼、放牛、扯猪草、摘三月泡的伙伴们,他们现在都在哪里呢?会不会和我一样通过邂逅几粒三月泡而神回一次故乡?

第二个老家,是一栋青砖瓦房,因为有库区移民政策支持,昔日的旧吊脚楼换成了一栋栋新砖房,矗立在半山腰上。以前散落的村子现在也被规划得很整齐,乡亲们也讲了许多,各家的屋前屋后栽满了各种新品种果树,这些都是库区的惠民政策带来的,为的是让失去田地的人们有个安身立命之本。我的父亲还在院子里种了许多花,印象最深的一种被我父亲叫做“五彩莲”的花万紫千红地开满我家院子,离开家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这种花了。

但这个老家对我来说,它承载的只是个港湾的作用,家里常年只有父母守望,因为这时,我们兄妹几人都已成家立业,加上五强溪库区开始蓄水,所有田地被淹,我们随之失去了曾经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。失去土地的村民便开始成群去南方务工,只有过年回家一次,所以对对这个老家的感情,我们也就仅仅限于对父母的牵挂。2004年的那场泥石流,让我们连这个复制的老家也彻底失去了,漂泊的船再也没有了可以停靠的港湾。村民们开始流落到县城的各个角落,有的还远离故土外迁到别的县城。

从此,中国的地图上永远消失了一个古老的镇子;从此,我和我的乡亲们永远失去一个叫故乡的名词;从此,我就有了回不去的老家。此后的岁月里,我便刻意模糊了故乡的概念,再也不提老家,它们是我心中无法安放往事和难以抹去的痛。

这些痛,让我想起了沉沦籍诗人湖南蝈蝈的诗《家在水下》:

后来的镇子,我称它是膜皮/因为显微镜下,看不到依依的水柳和荡荡的河床/闻不到槐花的香味,更没有乡愁应有的成色/因为我心中的镇子,是水中的镇子/有千年古玩的气息,也有鱼腥的味道……家是回不去了,家在水下。有鱼在守候/像守在祠堂的牌位一样,我们都是鱼的祖先/东家的长,李家的短,被鱼读成野史/在戏台上反复上演/唐溪桥上,溶溪桥下,一曲《蝶恋花》/让所有的鱼悄然泪下。

如今,我行走在乡村的路上,许多记忆在悄然苏醒,路遇的每一棵小草、每一朵山花,都悄然讲述着我儿时的故事;听到的每一声狗叫、每一声牛铃,都唤醒了尘封了许久的乡音。那散落在大山深处的人家,那堆在屋边的柴垛,那独守在门边的老人,那跟在农人身后的狗……都是我儿时生活的原版。这一幅幅画面早就刻画在我记忆的画板上,虽经岁月磨洗有些模糊,但依然清晰可辨。